

通燧火柴公司的兴衰

□顾永祥



通燧火柴公司旧影。



1950年,工人纠察队在通燧火柴厂门口站岗。



1938年,荣记通燧公司火柴价目单。



通燧火柴厂的几个著名品牌:南通牌、长江牌、魁星牌。

传家宝

1911年前后,日本和德国出产的火柴,几乎控制了整个中国火柴销售市场。火柴为日常生活必需品,而通海所产白杨,可用来制作柴梗的原料。1915年一位叫杨德清的商人,曾在南通试办火柴制盒工场,屡败不挠。于是张謇在大生纺织厂获利丰厚之际,于1917年投资2万元支持鼓励杨德清创办了通燧梗片公司,初为盒片梗片生产,为外地火柴生产厂家供应配套产品。

1918年末组建通燧火柴公司,设厂生产,从日本进口火柴制造设备一套,从德国进口制梗、制盒机各一部,聘请德国技师齐克菲主持工务,在天生港搭棚招工,用本地木料试制盒片。同时,提高当地白杨干段收购价格,以鼓励种植。并由南通路工处在沿江堤岸两边大量栽植白杨。

通燧火柴公司生产安全火柴、红头火柴两种,有玉色上等梗、特等梗、三等梗等生货。生产“魁星”“地球”“长江”

“童利”“新地球”“星球”“狼山”“吉利”“大吉古钱”牌火柴。

1920年发行股票集股10万元,创立南通通燧火柴厂,占地30亩,仍援例申请北洋军阀政府准予专利20年。总理为张謇,经理杨德清。厂内设备有美制40马力锅炉引擎及60马力火油引擎各一座,梗木机10部,制作机25部,合片机2部,上药机2部。公司有男工250人,女工240余人。每日工作10小时,每月休息二日,惟在久雨时,梗木必变色,不能使用,全部工作一概停止。另在厂外之糊匡工人约千人。

同年在江苏火柴同业联合会9个厂刊发广告,广告名称是:“上海特别市国货运动大会中国国货火柴”,广告以图表列出“下列商标七十二种为江苏全省各火柴厂之出品”,通燧火柴厂名列其中,而且标出几种商标名称:“南通”“龙马”“狼山”“麒麟”“魁星”“快船”,可窥见南通火柴的知名度。

南通通燧火柴厂出品的火柴行销苏北各地以及南京、芜湖、安庆一带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“南通”“麒麟”等商标,上面都标注“请用国货”“挽回利权”

“强民富国”等字样,传递了爱国情怀。

该厂未能一帆风顺,而是经历曲折。因为管理不善,缺乏经验,加之用人失察,采购中发生舞弊贪污行为,通燧火柴厂开厂没几年,就因资金亏空而倒闭,带来一系列经济问题,主事者无奈以厂房和设备产权转让给了淮海实业银行,之后银行以租赁方式给外省人经营,经多次易主终未能在市场立足而停产。

1927年该厂租赁给海门人习鉴清独资经营,更名为“通燧振记火柴厂”,1938年改为“荣记火柴厂”。自从习鉴清接手通燧改组振记之后,潜心经营,通燧厂渐有起色,产品质量稳步提高,不仅畅销苏北市场,而且远销邻省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,日商见开火柴厂利大,便在大城市纷纷建立火柴厂,产品倾销各地,无疑对民族工业是个打击,加之时局处于占领状态,属战略物资的化工原料时续时断。

抗战胜利后,又改名为“振记火柴厂”。原以为可大展宏图,不想又起内战,国统区法币贬值,使工厂奄奄一息,所幸1949年2月南通解放,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帮助下,立即恢复了生产。1955

年8月16日,改名“公私合营南通通燧火柴厂”,进入稳定发展时期。1966年改名“南通火柴厂”。1987年复名“通燧火柴厂”,定址南通市天生港镇街道通燧街17号,固定资产原值1200万元,生产能力50万件/年。

火柴还是生活必需品的那些年,通燧火柴厂以生产普通火柴为主,旨在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。同时,也会生产一些精美的高档火柴,无硫芳香火柴、生日喜庆火柴等。用于供应旅游景点和各大宾馆、饭店。通燧火柴厂还生产一些抗风火柴、防水火柴、长梗火柴等特种专用火柴,出品了英雄人物、体育、领袖语录、南通风景、工农业生产、戏曲、儿童等题材的火花。

上世纪90年代,一些乡镇火柴企业异军突起,使得火柴市场严重供过于求,产品大量滞销积压。与此同时,各种电子炉具迅速进入居民的厨房,煤气炉实现了电子点火和打火机的发展,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,火柴的使用率大为减少。通燧火柴厂被私人承包,改为通燧火柴有限公司。时至今日,传统火柴早已风光不再,成为人们记忆中的老物件儿。

海安市桥名背后的慈善故事

□程太和

地名掌故

桥名与地名一样,承载了诸多社会文化因素,其中有不少桥名就是为纪念逝去的凡人善举,寄托社会大众的愿望和追忆,同时也为将来的人们提供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。随着一些旧河道的拓宽与裁弯取直,好多老的桥梁已不复存在,但一些老桥名仍在人们的记忆当中,一些老桥名背后都有一段慈善故事,我们不妨对海安境内的几个老桥名做些追忆。

降儿桥

海安高新区连港村原有一座小木桥叫降儿桥。传说很久以前这里没有桥,只有一条小水沟儿。沟儿南岸住着一户人家,这户人家的一对小夫妻结婚多年没有孩子,一家人十分着急,老人盼孙子,小夫妻盼儿子。也不知道看了多少郎中,吃了多少秘方,小媳妇的肚子就是挺不起来。

有一天夜里,小媳妇的丈夫做了个奇怪的梦,梦中沟儿河北有个白胡子老头要过小沟儿,到沟的南岸去,说到河南走亲戚,小伙子在南岸告诉他走哪里可以过来。老人叹了口气,自言自语地说:“这地方太闭塞,难怪孩子送不到啊!要是有一座桥就好了!”说完转身不见了。小伙子听了并没有在意。当他醒来,把梦中老人说的话仔细地回味,难道老人是要我搭座桥吗?古人言语:修桥补路大功德啊!于是下决心在小沟上架座桥。

天亮了,小媳妇丈夫一起来就在家前屋后四处转悠,看看有没有可以搭桥的大

树,算来算去仍差几块桥板,小伙子正坐在屋里仰着头想主意,见屋上有几根桁条不是正好吗?于是他立马爬上房子捧去上盖,不一会儿把一间屋的桁条拆下来了。一家人忙忙碌碌把桥搭起来了。从此,这里变得热闹起来,南来北往的行人不断。

不久,小媳妇的肚子有动静了,一家人又惊喜,几个月过去了,小媳妇生了个胖小子,周围的人都来道喜,其中有位衣衫褴褛的叫花子来要红蛋吃,主人立即给了他五只染红了的鸡蛋,他笑嘻嘻地说:“这桥搭得好啊!这桥是降儿子的桥啊!”

从此,“降儿桥”的桥名就流传到今天。

周家坝桥

周家坝桥位于大公镇哑口村三十三组(原哑口村一组)。此桥建于民国三十三年(1944年)。该桥原来是一座窄窄的小木桥,雨天桥滑,人走桥上,桥身颤又摇。某日,桥东(东台富安镇砖桥村)一男子结婚,女方家住古黄某地。结婚后的第三天回门,女子因三寸金莲,只能从桥上爬行(桥中一档只有两根小圆木),不慎落入河中溺水而亡。惨案发生后,原桥东北边二百米处富户陈盛帮发动当地爱心人士募捐建桥,有钱的出钱,有力的出力。为纪念逝去的周氏,取名周家坝桥。陈盛帮捐资最多,一人捐了一百担稻谷,早稼庄(今早稼村)的富户也捐了数量不等的稻谷,原哑口村村干部戴锦文的父亲捐了三担稻谷。此桥共三块大石板,每块两吨多重,是用大木船从苏南运回来的。桥垛子下面是若干根整杉木打的桩,四周用小石块围砌,上面用大青砖加糯米汁砌成。

说来也怪,陈盛帮家生了三个女儿,他家有那么多的家财,当然想生个男孩。谁曾想到,桥建成了,他老婆就怀孕了,果真生了个胖小子。陈盛帮笑得合不拢嘴,积德!要积德嘿!听说还有件怪事,大跃进时,东台富安镇周坝六队要建仓库,队长戴某带人去扒石桥边上的小石块与青砖,谁知刚到桥垛边就摔了一个大跟斗,摔得鼻青眼肿,几个人再也不敢扒砖扒石了。

姜桥

大公镇姜桥村十五组的裤子挡(老地名),居住着一户姓姜的人家,几代人都以做木匠为业。他家的东边有一条河,河上无桥,也无渡船,行人蹚水过河,非常危险。姜木匠做通了家人的工作,从自家屋后砍了几根大桑树、大榆树做横梁,再锯下树的树丫,钉成梯形的桥板,搭在河面上。姜木匠的善举,赢得了乡民的赞誉,人们就把这座桥叫“姜桥”。姜桥村也因此得名。桥建成后,来往的行人多了,还有人在此做起了小生意,渐渐地姜桥就演变成乡村小集镇。姜木匠既是个手艺人,更是个善人,他一生无病无灾,一直活到80多岁。善者寿,仁者寿,睦者寿,一点不假!

若成桥

若成桥,又叫“六里港石桥”,位于海安高新区隆政街道原六里港村。相传在很久以前,这里虽为交通要道,但没有桥梁,摆渡人又缺少仁爱之心,凡有过渡者,不论多么贫困,不论何种特殊情况,没钱,一律不让通过,即使船近彼岸,也要返回。一天,江南华山有一法号若成的僧人云游到此,呼请摆渡。船到河中心,摆渡人照例向其索要过河钱,若成缓缓请求:

“我是一个出家之人,身无分文,日常饮食,多靠化斋,偶遇不便,借助身边从地里捡来的‘干粮’略嚼数粒,河边掬水,聊以充饥。”说着从身上掏出一只装“干粮”的小布袋,告诉摆渡人,里面装的食物是从庄稼地里的粪便中捡来的豆类。僧人生活如此清苦,听者理应萌发恻隐之心。可摆渡人铁石心肠,照样把若成和尚送回南岸。此事若成触动很大,下定决心,化缘造桥。大约过了两三年时间,若成和尚从北方返回。一天又来到六里港河北岸边,发现渡口仍然存在,摆渡的还是那个人。他双手合十,施礼道:“可否容我免费渡河?”摆渡人态度如故:“没有钱绝不放渡。”和尚口念阿弥陀佛,不再多言,从渡口附近的农户家中化来一张芦席,口中念念有词,把芦席扔到河中,突然跃身而起,一个箭步,跃向芦席,只见他的一只脚在水面的芦席上轻轻一点就飞身到了南岸,扬长而去。

若成和尚过河后并未远去,就在海安的一座寺庙中落脚,并四处打听和聘请造桥工匠,把数年化缘积攒的银票到钱庄兑成银子,请人从江南购来石料,建成一座约两米宽的石桥,桥的两侧各有一座石砌的桥墩,中间摆放三块长约70厘米宽4米多长的石板。石块、石板之间用糯米汁粘合,非常坚固。从此,车马行人畅通无阻,不再遭受交通不便和无钱渡河之苦。据说,若成和尚多年修德,更有化缘造桥之功德,终于修成正果,得道成佛。人们为了怀念他,把该桥命名为“若成桥”,逢年过节有虔诚百姓在桥边焚香点烛,表示深深的怀念与敬仰。



史海回眸

张謇赠诗二“李生”

□叔鹏

张謇日记1923年10月2日记:“李生金章学诗粗有雅致,奖以诗。”是说有位李金章,自从考入伶工学社后,在吴我尊门下学戏兼学诗。一天,他作了一首《歌场妆成有感呈我尊夫子》,其诗为:“我身不幸生今世,髭髻自甘入舞场。一曲清商惊俗少,几行热泪引愁长。温柔体态羞儿女,侠烈心肠敌虎狼。夫子授歌兼授学,春风绛帐尽经收。”诗本来是写呈吴我尊的,想是吴认为此诗写得尚可,转给张謇看了,张謇才“奖以诗”。

不过,张謇日记并没有把这诗录出,而《张謇全集》将其认定它是收于《张季子九录》里的那首《寄答李生》,其诗为:“少年盛气激虹蜺,献策都门半载稽。忆否江淮深树里,鸛鸣啼罢子规啼。”但如果细读此诗,就觉得有些问题,一来,此时李金章尚就学于南通伶工学社,而张謇也居于通城,即使有诗也没必要“寄答”,何况诗中“献策都门半载稽”,也与李金章的身份及所居不合。

其实,张謇所记“奖以诗”的是另外一首,题为《广李生》(或题作《广李生,贻之》),这是张謇看到李金章作的一首《歌场妆成有感》,对其学戏颇有悔意而作的开导。《全集》将这首《广李生》编次于1924年1月27日作的赠人哈密瓜诗之后,显然不恰当,因为此诗已见于1923年11月21日的《大公报(天津)》,而该报所载有关南通之诗文则多转自当时的《南通报》,由此看来,报载此诗的时间与张謇日记所记“奖以诗”的时间是很近的。

至于那首《寄答李生》,《九录》将其编次于1919年秋张謇听太虚法师讲经诗之前,而本年秋伶工学社正值开办,所以这个李生就不太可能是李金章。我原来让《全集》所认定的李金章套住,也怀疑此诗《九录》的编次有误,断其在李氏拜入梅兰芳之门赴京之后。现在想到此李另有其人,这才豁然明。

原来《寄答李生》的这位李生,乃是南通西亭人李芳(亦卿)。此李于1918年12月出版过一部《中国币制统一论》,当时他刚自北京大学毕业,并留校执教。而次年12月他另出版《经济论》,其书名恰是张謇所题。由此再看张謇《寄答李生》诗,其“献策都门半载稽”,说是李氏毕业留京后勤于著述,也就合理了。至于张謇的“寄答”,或是因有此前收到李芳著作的寄奉,才有这一回应的。时间、地点、身份都与李芳符合,对此已没有什么可疑的了。

话说吴我尊看到张謇的奖诗后,也有诗作给李金章,其诗为:“李生喜悲歌,嗟老广其意。芬芳嫩子史,属辞以比事。读罢心仰止,有言亦难闕。上下五千年,扰扰皆儿戏。何圣又何跖,何愚又何智。何荣又何辱,何害又何利。况乎男与女,体殊情不异。粉墨幻登场,形貌偶相易。男可饰妃妾,又亦饰将帅。刹那还面目,何处遗耻累。即今贵平权,男女同等位。试观碧眼儿,平居御珠翠。可知事物理,本来无二致。为诵宣尼言,曰君子不器。”这三位的诗同日刊载于《大公报》。

李金章多年后有文忆及此事,谓自己写《歌场妆成有感》诗,是“对于我学戏的旨趣,因为‘人心太古’的缘故,颇有动摇之念与牢骚之感”,而“张謇公特地赐和了我一首,开导我的胸襟”。他后来披露这首诗作时,又经过了修改,与原作差别颇多,现也录一下:“悔将壮心付优孟,自笑生涯类楚狂。日日琴书唱白纈,宵宵脂粉笑红妆。温柔体态羞儿女,慷慨歌声慢虎狼。谁向榛苓分玉石,人间何物是俳倡。”不满的情绪更强了些。

照李金章回忆,张謇写《广李生》诗毕,还在诗简上注明所用的典故,并且亲自来伶校,把这首诗讲解了一番。说是张謇初见此诗,曾问吴我尊有没有帮助润色,吴回没有,张还不信,直接向李询问。当听李答是自己所作时,笑言“孺子可教”云云。

也就是这一次,张謇为李金章取了个“斐叔”的字,后来李氏干脆就用此字为名了。“斐叔”这名,有其自己的签名为证,却见近年某公著作,连连将其写作“叔斐”,不知何意。

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江海风物、老建筑、习俗杂谈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